

裝 潢 志
名 畫 神 品 目
賞 延 素 心 錄
諸 家 藏 書 簿



裝

潢

志

周嘉山 著

中
華
書
局

裝潢志

此據學海類編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裝潢志

清 淮海周嘉胄江左著

聖人立言。教化後人。抄卷雕板。廣布海宇。家戶頌習。以至萬世不泯。上士才人。竭精靈于書畫。僅賴楮素以傳。而楮質素絲之力有限。其經傳接非人。至兵火喪亂。黴爛蠹蝕。豪奪計賺。種種惡劫。百不傳一。於百一之中。裝潢非人。隨手損棄。良可痛惋。故裝潢優劣。實名迹存亡係焉。竊謂裝潢者。書畫之司命也。是以切切于茲。探討有日。頗得金針之祕。乃一一拈志。願公海內好事諸公。有獲金匱之奇。梁閒之祕者。欲加背飾。乞先於此究心。庶不虞損棄。俾古迹一新。功同再造。則余此志也。敢謂有補于同心。冀欲策微勳於至藝。以附冥契之私云。

古迹重裝如病醫

前代書畫。傳歷至今。未有不殘脫者。苟欲改裝。如病篤延醫。醫善則隨手而起。醫不善隨劑而斃。所謂不藥當中醫。不遇良工。甯存故物。嗟夫。上品名迹。視之匪輕。邦家用以華國。藝士尊之爲師。師猶父也。爲人子者。不可不知醫。實書畫不可不究裝潢。

妙技

裝潢能事。普天之下。獨遜吳中。吳中千百之家。求其盡善者。亦不數人。往如湯強二氏。無忝國手之稱。後

雖時不乏人，亦必主人精密，于中參究，料用盡善，一一從心，乃得相成合美，俾妙迹投胎得所，名芳再世，功豈淺鮮哉。

優禮良工

良工須具補天之手，貫蠶之精，靈惠虛和，心細如髮，充此任者，乃不負託，又須年力甫壯，過此則神用不給矣。好事者必優禮厚聘，其書畫高值者，裝善則可倍值，裝不善則爲棄物，詎可不慎於先。越格趨承此輩，以保書畫性命，書畫之命，我之命也，趨承此輩，趨承書畫也。

賓主相參

好事賢主，欲得良工爲終世書畫之託，固自不易，而良工之得賢主以聘技，更難其人。苟相遇合，則異跡當冥冥降靈，歸託重生也。凡重裝書善，如超劫還丹，機緣湊合，豈不有神助耶。而賓主定當預爲酌定裝式，彼此意愜，然後從事，則兩獲令終之美。

審視氣色

書畫付裝，先須審視氣色，如色黯氣沈，或煙蒸塵積，須浣淋令淨，然浣淋傷水，亦妨神彩，如稍明淨，仍之爲妙。

洗

洗時先視紙質鬆緊，絹素歷年遠近，及畫之顏色黴損受病處，一一加意調護，損則連托紙洗，不損須揭

淨。只將畫之本身副油紙置案上。將案兩足墊高。一邊瀉水。用糊刷灑水。淋去塵污。至水淨而止。如微氣重。積污深。則用枇杷核錘浸滾水。令定洗之。即垢污盡去。或皂角亦可用。則急將清水淋解。枇杷皂角之餘氣。否則又爲畫害。慎之。洗後將新紙印去水氣。令速乾爲善。

揭

書畫性命。全關於揭。絹尙可爲。紙有易揭者。有紙薄糊厚難揭者。糊有白芨者猶難。特在良工苦心。施迎刃之能。逐漸耐煩。致力于毫芒微渺間。有臨淵履冰之危。一得奏功。便勝肥水之捷。

補

補綴須得書畫本身紙絹質料一同者。色不相當。尙可染配。絹之粗細。紙之厚薄。稍不相侔。視則兩異。故雖有補天之神。必先煉五色之石。絹須絲縷相對。紙必補處莫分。

襯邊

補綴既完。用畫心一色紙。四圍飛襯出邊二三分許。爲裁囊用糊之地。庶分毫無侵於畫心。

小托

畫經小托業已功成。沈疴旣脫。元氣復完。得資華扁之靈。不但復還舊觀。而風華氣韻。益當翩翩迨上矣。

全

古畫有殘缺處。用舊墨。不妨以筆全之。須乞高手施靈。友人鄭千里全畫入神。向爲余全趙千里芳林春

曉圖。卽天水復生。亦弗能自辨。全非其人。爲患不淺。

式

中幅如整張連四大者。天一尺九寸。地九寸五分。上玉池六寸五分。下四寸二分。邊之闊狹酌用。小幅宜短。短則式古。使於懸挂。畫心三尺。上下者俱嵌邊。太短則挖嵌。用極淡月白細絹。畫如設色深者。宜用淡牙色。取其別于畫色也。小畫天一尺八寸。地九寸。上玉池六寸。下四寸。大畫隨宜。推廣式之。惟忌用詩堂。往與王百穀切論之。百穀經裝數百軸。無一有詩堂者。小幅短。亦不用詩堂。非造極者。不易語此。

覆

嵌攢必俟天潤。裁嵌合縫。善手施能。

覆

覆背紙必純用絲料。厚薄隨宜。亦須上壁與畫心同。燈過灑水潤透。用糊相合。全在用力多刷。令紙表裏如抄成一片者。乃見超乘之技。或用上號竹料連四。以好絲料紙托。爲覆背用亦妙。竹料研易光。舒卷之閒。與畫有益。切忌用連七及扛連。

上壁

上品之迹。無甚大者。中小之幅。必須整貼。若橫貼則水氣有輕重。燥潤有先後。糊性不純和。則不能望其全勝矣。上壁值天潤。乃爲得時。乾卽用薄紙粘蓋。以防蚊蠅點污。飛塵浮染。停壁逾久逾佳。俾盡歷陰晴。

燥潤以副得手應心之妙。

下壁

上壁宜潤貴其滋調。下壁宜燥。庶屏瓦患燥潤失宜優劣係焉。

安軸

安軸用秬米糲子。加少石灰。錘粘如膠。以之安軸。永不脫落。灌繫汁者。軸易裂。又易脫。

上桿

軸桿檀香爲上。次用婺源老杉木舊料。採取木性定者堪用。杉性燥。檀辟蠹。他木無取。須令木工製極圓。整兩頭一齊。分毫不逾矩度。捲則無出入之失。

上貼

畫貼槩用鯽魚背式。余閒用方面委角者。靠裏一面令稍凹。以適圓桿之宜。此余究心之微而然。繩圈如不能金銀者。銅條亦可。須稍粗。加磨拭堪用。圈眼勿大。大小一同轉腳入木。上貼亦不易事。如人著冠。切須留意。瓊瑤在握。自亦可喜。再展菁華。則色飛神爽矣。若不三雅酬興。亦須七盤熏心。

貼籤

宋徽宗。金章宗多用瓷藍紙泥金字。殊臻莊偉之觀。金粟賤次之。長短貼近圈繩處。毋得過與不及。此定式也。

囊

包首易殘。最爲畫患。裝褫始就。急用囊函。

染古絹托紙

古絹畫必用土黃染紙托襯。則氣色湛然可觀。經久逾妙。土出鍾山之麓。因近孝陵。禁取艱得。染房多有藏者。最忌橡子水染紙。久則透出絹上作斑漬。可恨。舊紙浸水染。俱不堪用。

治畫粉變黑

畫用粉。或製不得法。或經穢氣熏染。隨變黑色矣。生紙用粉。猶易變黑。用法治之。其白如故。法用白淨鹼塊調水。卽浣衣者。以新筆塗黑處。不可使暈開。將連七紙覆蓋捲收。過半月取看。其黑氣盡透連七紙上。如未退淨。再如法治。輕則一二次退。年久者三四次。無不潔淨如新。再用新烹淡茶塗一次。以去鹼氣。

忌

覆背紙切不可接縫。當中舒捲。久有縫處。則磨損畫心。

手卷

每見宋裝名卷。皆紙邊。至今不脫。今用絹折邊。不數年便脫。切深恨之。古人凡事期必永傳。今人取一時之華。苟且從事。而畫主及裝者。俱不體認。遂迷古法。余裝卷以金粟牋用白芨糊折邊。永不脫。極雅致。白芨止可用之于邊。覆紙選上等連四料潔而厚者。鏗過則更堅。緊質重。包首通後必長托。用長案接連。嚮

之如卷太長。則先裱前半。壓定俟乾。再裱後半。必以通長無接縫爲妙。研令極光。卷貼與卷心桿用料。不多必用檀香。卷貼兩頭刻凹些。須以容包首折邊之痕。視之一平可愛。帶摺用金銀撒花舊錦帶舊玉簪種種精飾。纔一入手。不待展賞。其潔緻瑾煌。先已爽心目矣。綾綿包袱。袂用匣或檀或木或漆。隨書畫之品而軒輊之。

冊葉

前人上品書畫冊葉。卽絹本一皆紙挖紙鑲。今庸劣之跡。多以重絹。外折邊內挖嵌。至松江穢跡又奢。以白綾外加沈香絹邊。內裏藍線。逾巧逾俗。俗病難醫。願我同志。恪遵古式而黜今陋。但裏紙層層用連四。勝外用綾絹十倍。朴于外而堅于內。此古人用意處。冊以厚實爲勝。大者紙十層。小者亦必六七層。裁折之條。後同碑帖。

碑帖

余於金石遺文。尤更苦心。每拈一碑授裝。心力爲竭。先錄真文。籌定每行若干字。每字若干行。及擡頭年月。首尾附題小跋。前後副葉。皆擇名箋。一一畫定程式。然後恭貌婉言致之。裝者之能。惟在裁折。折須前後均齊。裁必上下無跡。裁折善而能事畢矣。碑已條悉。帖亦如斯。

墨紙

碑帖本身紙或絲或竹。及搨法或烏金蟬翅雪花等色。俱一一染搨。配同一色裝成。則渾成無跡。

硬殼

碑帖冊葉之偉觀。而能歷久無患者。功係硬殼。工倍料增。不敢屬望于裝者。余裝有碑帖百餘種。冊葉十數部。皆手製硬殼。糊用白芨明礬。少加乳香黃蠟。又用花椒百部煎水投之。紙用秋闈敗卷。純是繇料。價等劣紙。以之充用。可謂絕勝。開用金膏紙。擇風燥之候。用厚糊刷紙三層。以石研之。疊疊如是。曝之烈日。乾以大石壓之。聽用。其堅如木。但裝者艱裁。而可永無蠹蝕脫落等患。帖冊賴此外護。內獲無咎。功莫大焉。各種綾絹。隨宜加飾。

又方

糯米浸軟。搗細濾淨。淋去水。稠稀得所。入豆粉。及篩過石灰。各少許。打成糊。以之打硬殼。裝帖冊等用。更堅。外面裝裹仍用麪糊。切記成器後。初年須置近人氣處。或牀榻被閣上尤妙。不可令其發蒸。待一年後。於中藥性定。其堅如石。永不蒸蛙也。

治糊

先以花椒熬湯。濾去椒。盛淨瓦盆內放冷。將白麪逐旋輕輕糝上。令其慢沈。不可攪動。過一夜。明早攪勻。如浸數日。每早必攪一次。俟令過性。淋去原浸椒湯。另放一處。卻入白礬末乳香少許。用新水調和。稀稠得中。入冷鍋內。用長大搗槌。不住手搗轉。不令結成塊子。方用慢火燒候熟。就鍋切作塊子。用元浸椒湯煮之。攪勻再煮。攪不停手。多攪則糊性有力。候熟取起。面上用冷水浸之。常換水。可留數月。用之平貼不

瓦徽候不宜久停。經凍全無用處。

用糊

表之於糊。猶墨之於膠。墨以膠成。表以糊就。膠用善則靈液清虛。糊用佳則捲舒溫適。調用之宜。妍媸攸賴。良工用糊如水。止在多刷。刷多則水沁透紙。凝結如抄成者。不全恃糊力矣。如墨用膠輕。只資錘擣之力耳。

紙料

紙選涇縣連四。或供單。或竹料連四。覆背隨宜充用。余裝軸及卷冊碑帖。皆純用連四。絕不夾一連七。連七性強不和。適用連四。如美人衣羅綺。用連七。如村姑著布。夫南威絳樹。登歌舞之筵。方藉錦綺以助妍。豈容曳布越趨。以取村姑之諠。

綾絹料

宣德綾佳者。勝于宣和。糊窗綾其次也。嘉興近出一種綾。闊二尺。花樣絲料皆精絕。乃從錦機改織者。固書畫之華袞也。蘇州執窄。以之作天地。有接縫可厭。須令改機加重。定織者堪用。白門近亦織綾可用。但花不高拱。須經上加一絲織爲妙。屢語之終不能也。絹用蘇州鍾家巷王姓織者。或松江絹。皆可爲挖版包首等用。天地阜綾雖古雅。阜不耐久。易爛。余多用月白或深藍。

軸品

軸以玉雖偉觀。不適用。犀爲妙。余以牙及紫檀。倩濮仲謙做漢玉雕花。間用白竹雕者。及梅綠竹斑竹爲之。又命漆工做金銀片。倭漆及諸品填漆等。製各種款樣。殊絢爛可觀。皆余創製。

佳候

已涼天氣未寒時。是最善候也。未徵之先。候亦佳。冬燥而夏溽。秋勝春。春勝冬。夏防徵。冬防凍。

棧房

棧房惡地溼而憚風燥。喜溫潤而愛虛明。裝板須高。利畫壁。必安地屏。杜溼上蒸。

知重裝潢

王弇州公世具法眼。家多珍祕。深究裝潢。延強氏爲座主。賓贈貽甚厚。一時好事。靡然嚮風。知裝潢之道足重矣。湯氏強氏。其門如市。強氏蹤跡半在弇州園。時有汪景淳于白門得王右軍真跡。厚遺儀幣。往聘湯氏。景淳張筵下拜。授裝功約五旬。景淳時不去左右。供事甚謹。酬贐甚腆。又李周生得惠山招隱圖。爲倪迂傑出之筆。延莊希叔重裝。先具十緡爲聘。新設牀帳。百凡豐給。以上賓待之。凡此甚多。聊舉一二。奉好事者知寶書畫。其重裝潢如此。

紀舊

吳人莊希叔僑寓白門。以裝潢擅名。韻頗湯強。一時稱絕。其人慷慨慕義。篤誠尙友。士紳樂與之遊。咸爲照拂之。然以技自諱。不妄徇俗。閒應知己之請。謬賞余爲知鑑。所祈弗悞。往余之吳門。攜希叔之製示諸

裝潢家希其彷彿。效爲之。皆嘖嘖歛服。謂非希叔不能也。信芳草晴川之句在。孰能續爲黃鶴之題乎。

又

吳中多藏賞之家。惟顧元方篤于裝潢。向荷把臂入林。相與剖析精微。彼此酣暢。元方去世後。值徐公宣爲南都別駕。時與余有同心之契。公宣聰穎過人。賞鑑精確。所藏無一僞跡。時獲倪高士幽澗寒松圖。莊希叔爲之重裝。公宣喜不自勝。謂何以技至於此。余曰。不待他求。而氣味于人有別。公宣深賞氣味二字。曰。非孫陽之鑑。安別追風之奇。

題後

前所條列。頗極詳嚴。蓋爲古跡神妙者。氣脈將絕。倘寄托得人。便可超劫回生。再歷年月。垂賞于世。豈不偉歟。故余切切婆心。不辭煩瀆。若近代庸迹。尋常付裝。何煩深究。但有切要二條。畫主必自經心。托畫須用縣紙。自備之。庸工必以扛連紙托。或連七紙。用扛連如藥用砒霜。永世不能再揭。畫命絕矣。連七如用輕粉。雖均是毒。尚可解救。扛連雖與縣紙等價。庸工必不肯易。此可痛恨者一也。又畫心勿令裁傷。庸工或因邊料不敷。裁畫就邊。或重裱時不揭邊縫。從裏裁截。又將新邊箱進一分。畫本身逾蹙。致傷款印。所可痛恨者二也。苟無此二患。雖劣裱惡式。尚可保畫之本身。拈裝者慎之。

裱背十三科

輟耕錄云。畫有十三科。裱背亦有十三科。一織造綾錦絹帛。一裱板等件。一抄造紙劄。一染製

上件顏色。一糊料麥麩。一糊藥礬蠟。一界尺裁板捍帖。一軸頭。或金或玉。或石或瑪瑙。水晶。珊瑚。沈檀。花梨。烏木。隨畫品用。
之。一糊刷。一鉸鍊。一條。一經帶。一裁刀。數內闕其一。則不能成全畫矣。其糊刷裁尺。亦皆有
名。糊刷梭輓者謂之平分梭。硬者謂之糊槩。大小得中者謂之黏合。狹小者謂之寸金。裁尺極等闊者曰
滿手。次等曰三指。又次等曰兩指。最狹者曰單指。